

Franz Kafka

Der Verschollene

失踪者

WINSHARES
Foreign Classics

外国文学名著文库



[奥地利] 卡夫卡 著

张荣昌 译

华夏出版社

Foreign Classics

外国文学名著文库

Der Verschollene

Franz Kafka

失踪者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失踪者 / (奥) 卡夫卡 (Kafka, F.) 著; 张荣昌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8. 1

(外国文学名著文库)

ISBN 978-7-5080-4480-4

I. 失… II. ①卡… ②张… III. 长篇小说—奥地利—现代 IV. 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88367 号



出品策划

网 址 <http://www.xinhuabookstore.com>

装帧设计 陆智昌

策划统筹



楚尘文化

失踪者

作 者 [奥地利] 卡夫卡

译 者 张荣昌

责任编辑 袁 沙

特约编辑 曹 军

美术编辑 胡 柳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 100028)

总 经 销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35mm×965mm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205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80-4480-4

定 价 15.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关于《失踪者》

叶廷芳

《失踪者》(*Der Verschollene*, 一译《生死不明的人》), 又名《美国》(*Amerika*), 是卡夫卡在创作上进入旺盛期后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写于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四年。这期间, 作者的艺术个性似还未完全定型, 所以打算写一部狄更斯式的小说(“对狄更斯不加掩饰的模仿”)。的确, 就作品的内容看, 或者就作品所描述的现象看, 比如贫富悬殊、劳资对立、党派斗争等, 颇像狄更斯的小说。但这时的卡夫卡已是写出了《判决》、《变形记》等作品的作家, 他在短篇小说创作中已经显露出来的艺术特征, 在这部长篇小说中亦已无从“掩饰”, 例如, 主人公的被抛弃与被损害的境遇, 他的孤独感与陌生感以及环境描写中的怪诞情趣等等。因此, 这部作品在卡夫卡创作整体中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书中的第一章, 即《司炉》, 作者曾将其抽出单独成篇, 作为短篇小说发表, 可见作者对其之珍视。关于这一点, 还可参阅马克斯·勃罗德写的本书后记。

像卡夫卡后来的两部长篇小说一样,《失踪者》也没有写完, 是出于作者的一种美学主张, 还是出于对自己努力的一种否定? 这始终是个谜。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即作者晚期在给其挚友马克斯·勃罗德的遗嘱中, 这部作品亦是无例外地要“付之一炬”的文稿之一。幸亏这位朋友是一位有眼力的作家, 他毫不犹豫地违背了卡夫卡的“最后的请求”, 将他的遗稿一一加以整理发表。继《诉讼》和《城堡》后, 这部《失踪者》于一九二七年作为单行本顺利出版。无疑, 作为原始资料的整理者和编纂者, 其中也难免渗入少量的主观意图, 比如根据自己对朋友的深切了解, 尽可能使作品符合朋友的“可能的意图”, 恢复那

些被作者自己删除的部分。

本书存在两个书名：卡夫卡生前没有去过美国，但他对那里的民主制度很感兴趣，也经常提到他的“美国小说”。勃罗德根据这个理由把这部小说题为《美国》，但卡夫卡在他的日记中提到它时又称《失踪者》。一九九四年十一月由德国赛歇尔出版社出版的此书即以后者为书名。这个译本亦照此起名。

本书译者张荣昌教授毕生专攻德语，造诣很深，并且有了大量的翻译经验，他的译文在原意表达的准确性上是靠得住的。

《失踪者》简析

谢莹莹

《失踪者》写于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间，中间停顿了一段日子，一九一四年续了一些片断，最终仍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卡夫卡生前提到这部小说时称之为《失踪者》，一九二七年勃罗德整理卡夫卡的遗稿出版这部小说时，命名为《美国》，书名沿用至今，不过新出版的德文校勘本又将书名恢复为《失踪者》。

这是卡夫卡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同他的其他长短篇小说相比有一个特殊的地方，那就是它的写实性比较强，不那么抽象，有地名，有现实社会环境和社会生活的描写，情节的进行比较合乎常理，较少莫名其妙的突发事件，但是卡夫卡整体作品的重要主题与写作手法在第一部长篇小说中已见大略。

卡尔·罗斯曼和卡夫卡其他几乎所有作品的主人公一样，他孤独地面对一个陌生并怀有敌意的外部世界，他想加入其中，而这世界对他又是不可企及的，他无罪而又有负罪感。他的结局虽不像《诉讼》、《判决》、《变形记》的主人公那么悲惨，作者为他安排了一个理想的去处，但我们从小说开放性的结尾中得不到他确切的最终的消息，我们猜测，他实际是得不到解脱。卡夫卡的一段日记加强了我们的猜测，他在一九一五年五月十四日的日记中写道：“罗斯曼和 K，一个无罪一个有罪，但两人最终却毫无区别地被处以死刑。无罪者被弄死时人家手下稍为留情，更多的是被推到一边而非被打倒在地。”

未成年的卡尔·罗斯曼被父亲逐出家门，只身赴美，在船上他对司炉工的极端同情显示出他的纯洁和正义感，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他依赖权威的心理。他以身材高大的司炉代替父亲，想在他身旁得到安全感，当

舅舅出现之后，他顾不了司炉，不再为他申辩，跟着舅舅走了，舅舅成了他所依靠的新权威。第一章《司炉》在卡夫卡生前曾经作为一个独立的短篇发表过。这一章中的许多象征性很强的细节，突出表现了卡尔此时的心理状态。研究卡夫卡颇有成就的索克尔认为，卡尔莫名其妙地忘了伞，忘了箱子，说明他在潜意识中想忘却过去，因为伞和箱子是从家中带来的，是属于旧世界的东西。当船驶入纽约港口时，卡尔见到的自由女神手中拿的不是火把，而是利剑，倒像是一位审判的女神，似乎预示卡尔未来的生活不会有自由，为卡尔后来坎坷的经历埋下伏笔。

住在大资本家又兼议员的舅舅家中，卡尔本可受到良好的教育，在现实社会中一步一步向上走，然而他违反舅舅的意志，接受人家的邀请去了乡间别墅，又受到格雷恩的奸计所害，从此不能再回舅舅家。卡尔对这严厉的处罚并不感到惊讶也不设法补救，他似乎是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一处罚。这一态度说明此时的卡尔在心理上有摆脱权威的欲望。从眷恋权威到意欲摆脱权威，卡尔成长了一步，然而他的处境也下降了一步。

找到旅馆电梯工的工作后，他虽很勤快，但是新的矛盾出现了，醉汉鲁滨逊的来访使他立即被辞退。做电梯工的这一段日子，他接触到劳苦大众的生活，譬如厨房帮工的女孩因为过劳而昏倒在地，女速记员时刻担心丢了饭碗，她的母亲在长久失业之后找到建筑工地的工作，却因身体过度虚弱而从脚手架上跌落。因着这些描写，使人觉得《美国》带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性，不过，这部小说所描写的，更多的是存在的固有的艰难。

卡尔的下一步处境更加艰辛，他成了过时女歌星的奴仆，和德拉马什、鲁滨逊及女歌星四个人挤住在一间屋里，他厌恶他们，却仍像奴隶似的和他们在一起。后来更加沦落为妓院的跑腿。这时的卡尔已掉落在社会的最底层了，他已整个放弃了自我，但仍然不停地工作，希望靠自己的努力能找到一条出路。但是出路在哪儿？作者也感到困惑了。

《俄克拉何马露天剧场》这一章是作者提供给卡尔的一个可能的出路。这一章的写法离开了写实手法，带人进入一种非现实的境地。剧团

的招聘广告说：“我们欢迎每一个人”，又说：“想成为艺术家的人就来报名。”加入剧团成为卡尔的梦想，他想在这艺术天地中做一名技术员，这样，他从小想做一名工程师的志愿就可以实现，而在剧团的艺术世界中他可以受到保护，那儿不会像外部世界那样冷酷无情，从此他可以勤劳诚实正直地工作、生活和做人。剧团是作者为卡尔虚构出来的理想世界，是使卡尔得以逃避现实社会的乌托邦。理想的描绘十分诱人，然而报名的程序极为烦琐，官僚主义倾向十分严重，这便为乌托邦世界内的真相埋下了伏笔，让读者预想到理想世界并不那么理想。卡尔改名换姓加入剧院，小说中断于卡尔在去俄克拉何马露天剧院的途中，读者无从得知卡尔此后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也不知道剧院和卡尔的去向，卡尔成了“失踪者”。

卡尔作为一个无知的少年被推出了家门，失去了保护伞，经历了船上司炉工的冤情、大资本家家庭的生活和社会交往，又经历了劳动者的劳苦凄惨、流氓无产阶级的下流无赖，他的社会地位一步一步地下降，他的生活也日益困顿。在每一个阶段中，他都没有怨言没有反抗，什么事都逆来顺受，并且保持着一颗纯洁的心，他带着赎罪的心情努力工作，只想做出一点成绩，然而他却是一步一步地被往下推着，直至社会的最底层。对真实世界的悲惨的描写，是使人认为这部小说具有强烈社会批判性的原因，但卡尔本身的遭遇和命运，却是存在的困惑的见证。他始终在努力着，只是，无论他如何身体力行，总是有一股力量在推着他往下沉。小说中真实细节的描写，如港口的嘈杂、示威的人群、都市如流的车辆和高楼大厦等等，加强了小说的现实性，但是卡尔在船上的走道上迷路或莫名其妙地遗忘了箱子，却已带着在迷宫中迷失的味道。到了最后一章，作者将卡尔和读者一起领进一个幻想世界，只是，在这幻想世界中，主人公是否得以实现愿望和理想，仍是一个问号。这不确定的解决方式说明了存在的脆弱以及外在世界的险恶。通过对卡尔个人命运的描写，卡夫卡既描写了资本主义晚期的社会现实，又将其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对人类存在的描写。

目 录

关于《失踪者》 / 1

《失踪者》简析 / 3

司炉 / 1

舅舅 / 26

纽约近郊乡村别墅 / 38

通往拉美西斯之路 / 69

西方饭店 / 92

鲁滨逊事件 / 114

避难 / 148

俄克拉何马露天剧场 / 194

附录 1 残稿 / 212

附录 2 原出版者后记 / 226

名家评论 / 231

卡夫卡生平和创作年表 / 233

司炉

十六岁的卡尔·罗斯曼受家里一个女仆的引诱，而且这女仆还为他生了一个孩子，因此他被他的可怜的父母送往美国。当他乘坐的船只徐徐驶入纽约港时，他一眼就看见了那座久受瞩目的自由女神雕像，它矗立在突然强烈起来的阳光下。女神持剑的手臂像是猝然伸向天空，她的身躯周围吹拂着阵阵清风。

“好高呀！”他暗自思忖，因为根本就没想到要下船，所以就让他身旁经过的越来越膨胀的提着行李的人汇成的人流慢慢挤到了甲板上的栏杆旁。

一个与他在旅途中有过一面之交的年轻小伙子一边从他身旁走过一边说：“喂，您还想不下船？”“我这就下船。”卡尔朝他笑笑说，说罢便顽皮地把箱子举到肩上，显出自己是强壮的小伙子。可是正当他眼看着他的熟人轻轻挥动着木棍随同他人一道离去的时候，他惊恐地发现自己的雨伞落在下面船舱里了。他马上叫住那个熟人，求他照看一下自己的箱子，那人似乎并不怎么乐意。他察看着周围的情况，熟悉了一下回来的路，便匆匆离去。不巧，大概是为了送客上岸的缘故，他发现底舱里那条本来可以使他少走不少路的过道已被堵死，便不得不穿过曲里拐弯的走廊，穿过一间只放着一张孤零零写字台的空落落的房间，费劲地寻找那一层又一层的楼梯，直至他确实完全迷失了方向，因为这条路他只走过一两次，而且都是跟着好多人一起走。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而且由于他看不见一个人影，只听见头顶上成千入脚步擦地时发出的沙沙声和从远处传来机器终于停止运转时发出的好似一种喘息的声音，他便随着寻路脚步之所至，不假思索地对着随便一扇什么小门敲

了起来。

“门开着呢。”屋里有人喊，卡尔舒了一口气打开门。“您为什么这样发疯似的敲门？”一个彪形大汉问，他几乎瞧都没瞧卡尔一眼。透过船舱里什么地方的一扇天窗，一束混浊的、被上面的烟雾和灰尘弄得昏暗不堪的光线落进这间凄凉的舱房。舱房内一张床、一个柜子、一把沙发椅和这汉子挨在一起站着，活像入库的物件。“我迷路了，”卡尔说，“乘船的时候我根本没注意，现在才知道这艘船大得了不得。”“可不是，您说得对。”大汉有些自豪地说，不停地摆弄着一只小箱子上的锁，他用双手一再关压那箱子，听锁簧扣入的声响。“您倒是进来呀！”大汉继续说，“您别站在门外嘛！”“我不打扰您吗？”卡尔问。“啊，看您说到哪里去了！”“您是德国人吗？”卡尔还试图确认一下，因为他听说过许多有关新来美国的人受坏人威胁，尤其是受爱尔兰人威胁的事。“是的，是的。”大汉说。卡尔仍在犹豫。于是，大汉猝然抓住门把手，就势把门这么一拉，迅速把门关上，将卡尔拉进房间，拉到自己身边。“我受不了别人在过道上往里瞧我，”大汉说，他又在鼓捣他的箱子，“每个人从旁边走过，都往这里面瞧一眼，鬼才受得了呢！”“可是过道里现在空空如也嘛。”卡尔说，他颇不舒服地挤在床杆旁边站着。“是呀，现在。”大汉说。“说的就是现在嘛，”卡尔心想，“这个人真难说话。”“您躺到床上去吧，还是床上地方大一点。”此人说。卡尔尽量小心翼翼爬上床去，边爬边大声嬉笑头一次企图一跃而上床的徒劳尝试。可是他刚一上床，他便叫喊：“天哪，我把我的箱子完全给忘记了！”“箱子在哪儿？”“上面甲板上，一个熟人在照看。可是他叫什么名字来着？”说着，他从他母亲为他这次旅行特意在上衣的衬里上缝制的暗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布特纳鲍姆，弗兰茨·布特纳鲍姆。”“您急需这只箱子吗？”“当然喽。”“噢，那您为什么把它交给一个陌生人呢？”“我把雨伞忘在下面了，就赶紧跑来取伞，可又不愿意随身扛着箱子。后来我竟然还在这儿迷了路。”“您独自一个人？没有个伴儿？”“嗯，一个人。”“或许我可以求这个人帮帮忙，”卡尔

在脑子里转悠，“我到哪儿能马上找到一个更好的朋友呢？”“现在您把箱子也还给弄丢了。雨伞就更甭提了。”此人坐到沙发椅上，卡尔的事情似乎多少引起他的关注了。“可是我相信，箱子还没有丢。”“我才不信呢，”大汉说，使劲搔他的那一头短而密的黑头发，“码头变了，船上的风尚也跟着变。在汉堡您的布特尔鲍姆也许会照看箱子，在这儿八成是两样都没影儿了。”“那我可得赶快上去看看。”卡尔说，一边环视四周，看他怎样才能出去。“您待着吧。”此人说，并用一只手朝他的胸脯简直是狠狠地一推，把他推回到床上。“为什么？”卡尔生气地问。“因为这样做毫无意义，”这人说，“过一会儿我也走，到时候我们一起走。箱子要么已被偷走，再找也无济于事；要么那人把它放在原地了，等旅客通通上岸后，我们很容易就能把它找到。您的雨伞也是这样。”“您熟悉这艘船？”卡尔怀疑地问，他觉得，在空船上最容易找到他的东西，这个想法在平时令人信服，如今却似乎隐伏着什么麻烦。“我是船上的司炉。”这人说。“您是船上的司炉！”卡尔高兴地叫了起来，简直是喜出望外了，并撑着双肘，仔细端详这个汉子。“我和那个斯洛伐克人同睡一个房间，就在那房间前面开了一个舱口，从那舱口我可以看到机房里面。”“不错，我就在那儿干活。”司炉说。“我一向对技术感兴趣，”卡尔顺着自己原有的思路说，“假如我不是必须来美国的话，今后我一定能成为一名工程师。”“那您为什么非来美国不可呢？”“噢，甭提了！”卡尔说，一挥手做了个轻蔑的不屑一谈的手势。与此同时，他面带微笑望着司炉，似乎是在请求对方谅解自己不便说出的苦衷。“事出有因嘛。”司炉说，不太清楚他这么说是让卡尔说出事因还是不要他说出。“现在我可以当司炉了，”卡尔说，“我当什么，我父母现在完全管不着了。”“我的职务快要空下来了，”司炉说，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似的将双手插进裤袋，皱巴巴的铁灰色皮裤里的双腿一跃便上了床，想舒展舒展双腿。卡尔不得不朝墙边挪动一下身子。“您要离开这艘船？”“是的，我们今天开路。”“这究竟为什么呢？您不喜欢当司炉？”“噢，这要看具体情况，喜欢还是不喜欢，这并不

总是起决定性的作用。不过，也让您说对了，我也是不喜欢。您大概不是真的想当司炉，可是这样却偏偏最容易就当上司炉。我坚决劝您别干这个。既然您曾想在欧洲上大学，为什么您不可以在这儿上大学呢？美国的大学比欧洲的强多了。”“这完全可能，”卡尔说，“可是我根本没有钱上大学。我虽然谈到过有关一个人的事迹，这个人白天在一家店铺干活，晚上一直学习到深夜，后来成了博士，我想，还当上了市长呢，可是这需要很大的毅力，对不对？我怕，我没有这个毅力。另外，我上中学时功课并不特别好，离开学校时我心里确实没感到难过。这儿的学校也许更严。英语我几乎一点儿都不会。我看，这儿的人压根儿对外来人都有偏见。”“这您也领教过了？嗨，那就好嘛。那您就是我的啦。您瞧，我们在一艘德国船上，它属于汉堡—美国航线，为什么这儿不全是我们德国人？为什么司炉长是个罗马尼亚人？他叫舒巴尔。这简直让人无法相信。而这狗娘养的居然在一艘德国船上欺压我们德国人！您别以为，”他喘不过气来，他摇摇手，“我是为发牢骚而发牢骚。我知道，您没有什么势力，本身又是个穷小子。但这家伙欺人太甚！”说罢，他用拳头多次敲击桌子，敲打时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的拳头。“我在那么多的船上干过活，”他像说一个词似的一口气接连举出二十条船名，把卡尔听得头昏脑涨，“干得很出色，受过嘉奖，是个合乎船长们口味的工人，我甚至在同一艘商船上连续干了好几年，”他站起来，好像这是他一生的顶峰，“而这儿在这艘船上，一切都得循规蹈矩，用不着动半点儿脑筋，在这里我毫无用处，在这里我总是碍舒巴尔的事，是个懒汉，只配让人给撵出去，拿到的工资是别人的恩赐。您懂这个吗？我不懂。”“您决不要容忍这样的事。”卡尔激动地说。他几乎已经失去了自己是在一艘船的不安全的甲板上、在一个陌生的大陆的海岸上的感觉，在这里、在司炉的床上他倒觉得就像在家里一样。“您找过船长了吗？您向他摆过您的理了吗？”“啊，您走吧，您最好还是走开。我不希望您待在我这儿。您不注意听我说什么，却给我出主意。我怎么可以去找船长呢！”说罢，司炉又颓然坐下，两手捂住脸。

“我没法给他出更好的主意。”卡尔暗自思忖。他根本就觉得，他本来就应该去取自己的箱子的，不该在这里出什么主意，人家还认为这都是馊主意呢。当父亲把箱子永远交给他的时候，父亲曾开玩笑问他：“你能把它保存多久？”而现在这只珍贵的箱子也许当真已经丢失了。唯一的安慰是，即使父亲查询起来，也无从了解他现在的情况。他一直随船到达纽约，轮船公司能说的无非也就是这句话而已。可是令卡尔感到惋惜的是，箱子里的衣物他几乎都还没动用过，尽管他早就应该换换衬衫了。这么说来，他是白节省了；现在，自己的生涯刚刚开始，正需要穿戴得干干净净的时候，他却不得不穿着这件肮脏的衬衫抛头露面。不然的话，丢失这只箱子也就没什么了不起的了，因为他身上穿着的这套西服比箱里的那套还好，箱里的那套本来只是临时应急穿的，就在动身前不久妈妈还不得不把它缝补了一下。现在他也回忆起，行李箱里还有一段意大利味罗那腊肠，那是他妈妈特意给他装进去的，旅途中他毫无胃口，况且船舱里分发的汤也足够他吃的了，所以他只吃了其中最最小的一节。可是现在他却巴不得手上能有这段腊肠，好把它孝敬给这位司炉。因为给这样的人随便塞点小玩意儿就能把他们争取过来，这一点卡尔是从他父亲那儿得知的，父亲就是用撒雪茄的办法赢得那些跟他有业务关系的下级职员的支持的。现在卡尔可以赠送的也就只有他随身带着的钱了，而这钱他暂时还不愿意动用，万一他真的把行李箱丢了。他的思绪又回到他的行李箱上，现在他确实无法理解，既然现在这只行李箱他这样轻易地就让人给拿走了，那么一路上他又何苦那样小心翼翼看守它，弄得自己晚上几乎都无法合眼呢。他回想起那五个夜晚，一个小个子斯洛伐克人睡在他左边离他两个床位的地方，他一直怀疑这个斯洛伐克人在打自己的行李箱的主意。这个斯洛伐克人一直在暗中窥伺，只要卡尔终于犯困打一小会儿盹儿，他就可以用那根白天一直拿在手里玩弄或练习着的长棒把行李箱钩到他那边去。白天，这个斯洛伐克人看上去相当天真无邪，可是夜幕刚刚降临，他就不时地从自己的铺位上坐起来，忧伤地朝卡尔的行李箱这边望过来。这一切卡尔看得一清二楚，因

为尽管船章明令禁止，时不时仍有人怀着移民的焦灼不安点燃一个小火，试图努力读懂移民管理处的难懂的移民须知。若近处有一个这样的火光，卡尔就可以稍稍闭闭眼，若火光在远处，或漆黑一团，那他就得睁大着眼睛。这个劳累的差使弄得他精疲力竭，现在看来他完全是白受这份劳累了。这个布特尔鲍姆，别叫他在什么地方碰上他！

就在这时，从外面远处传来一阵阵短促的敲击声，打破了迄今为止的完全的寂静，这声音像从孩子的脚发出，越来越响，越来越近，最后变成男人们节奏均匀的脚步声。他们显然排成单行前进，在这条狭窄的通道里是自然而然的事，人们听见了有如武器碰击的叮当声。正想在床上舒摊开四肢、摆脱掉箱子和斯洛伐克人带来的种种忧愁睡一睡的卡尔，吓了一跳，推了推司炉，提醒他务必注意，因为这队人的排头似乎已经到达门口了。“这是船上的乐队，”司炉说，“他们已在上面对演奏过了，现在正去收拾行装。现在时机已到，我们可以走了。您来吧！”他抓住卡尔的手，在最后一刻还急忙从床头墙上取下一帧配上镜框的圣母像，将它塞进上衣胸前的里袋，拿起他的行李箱，带着卡尔匆匆离开了舱房。

“现在我到办公室里，我要向那些先生们摆摆我的看法。船上没旅客了，不必有什么顾忌。”这话司炉颠来倒去说了好几遍，行走中向旁边一脚，想踢死一只在脚跟前跑过的老鼠，但是他这一脚也只不过是把这只还算及时抵达洞口的老鼠更快地踢进洞里罢了。他压根儿就动作迟缓，虽说他长着一双长腿，可是这两条腿却太笨重。

他们穿过厨房的一个隔间，那儿有几个姑娘身穿脏围裙——她们故意用水溅他们——在大圆桶里洗涤餐具。司炉将某个叫莉娜的叫到身边，用手臂搂住她的腰，带着她走了一段路，她撒娇地在他的臂弯里挣扎着。“现在付工资，你愿意一起去吗？”他问。“为什么要我费这个劲呢，你把钱给我送来不就得了。”她回答，从他的胳膊下溜脱，跑了。“你哪儿捡到了这个漂亮男孩？”她还喊着，但是没等得到回答便离去了。人们听见姑娘们的笑声，她们都停下了手上的活儿。

他们却继续往前走，走到一扇门前，门的上方有一个三角楣饰，由一些镀金小女像柱托着。作为一种船上设施，这看上去相当奢侈。卡尔这才发现，他从来没有来过这个地方，多半是行船期间只有一二等舱的旅客才有资格到此地来，现在船上即将进行大扫除，隔离门已经给拆卸走了。他们也果真已经遇见过几个扛着扫帚并和司炉打了招呼的男人。卡尔对这种热闹的景象感到惊讶，他在自己的统舱里对此当然很少有所了解。也有电话线沿走道延伸，人们不时听见一只小钟的响声。

司炉毕恭毕敬地敲门，听到有人喊“进来！”后便一挥手要卡尔不用害怕只管进去。卡尔也就走了进去，但是就在门旁便站住了。透过房间的三扇窗户他看到了大海的波浪，在观看波浪欢快地起伏跳动时，他的心也怦怦跳动，仿佛他没有在漫长的五天里不停地看过大海似的。一艘艘大船来往穿梭，浪花拍击着船身。眯起双眼望去，这些船似乎只是由于自身的重力而在摇晃。船的桅杆上挂着窄而长的旗帜，在行驶时它们虽然绷紧了，但是仍然还在猎猎飘动。兴许是从军舰上传来了礼炮声，在不远处驶过一艘这样的军舰，它的炮筒在其钢外壳的反射光下闪闪发亮，像是在接受平稳而不呈水平方向行驶的军舰的爱抚。人们只能，至少从门这儿，远远地观看那些小船和舢板，看它们怎样成群结队驶入大船之间的缝隙之中。而纽约城则矗立在这一切的后面，并用其摩天大楼的万千窗户凝视着卡尔。是的，在这个房间里你知道，你到了哪里了。

在一张圆桌旁坐着三位先生，一位是身穿蓝色船员制服的高级船员，另外两位是着黑色美国制服的港务局官员。桌上高高地堆放着各式各样的文件，高级船员手里拿着笔先粗略阅读那些文件，然后再将它们递给另外两个人，那两位时而读，时而作摘录，时而把文件放进他们的公文包里，假如其中的一个，几乎不停地发出轻轻磨牙声的那个，不是恰好口授什么要他的同事作记录的话。

窗口一张写字台旁边，背对着房门，坐着一位个子比较矮小的先生，他正在翻阅几本大账本，它们齐头高并排放在他面前一块结实的木

板上。他身旁放着一只敞开着的、至少第一眼看去空空如也的钱箱。

第二扇窗户毫无遮拦，窗外的景色一览无余。但是在第三扇窗户近旁却站着两位先生，正小声地交谈着。其中一位倚在窗边，也穿一身船员制服，手上把玩着佩剑柄。与他谈着话的那位面对着窗，时不时动一动身子而使得另一位胸前挂着的一排勋章露出几枚。他穿一身便服，手持一根细细的竹手杖，由于他两手紧紧叉着腰，所以这竹杖也像一把斜挂着的佩剑。

卡尔无暇一一细看，因为不久便有一位仆役向他们迎面走来，用一种仿佛在责备他不该来这儿的目光问司炉，他到这儿来有什么事。司炉用与发问者一样轻的声音回答说，他想和出纳课长先生谈谈。仆役做了一个手势表示他本人拒绝这个请求，但是却仍然掂着脚尖，走一条大弧线绕过圆桌，向翻阅大账本的那位先生那儿走去。听了仆役的话，这位先生——这一点人们看得清清楚楚——简直惊呆了，但是终于向这个想找他谈话的人转过身来，随后就以严词拒绝的态度，向司炉并且为了牢靠起见也向仆役一挥手。仆役当即返回司炉身边并用一种像是向他透露什么机密似的声调说：“您立刻离开这个房间！”

听到这答复后司炉低头看着卡尔，好像卡尔是他的心，他正向它默默诉说着自己的不幸。没有多加思索卡尔便撒腿跑起来，横穿过房间，甚至轻轻地擦过高级船员的沙发椅，仆役弯腰伸出抓人的双臂追赶，宛如驱赶一只害虫，但是卡尔先到出纳课长的桌旁，他牢牢抓住桌子，以防仆役将他拖走。

房间里当然顿时就热闹了起来。桌旁的高级船员已经跳将起来，港务局的先生们冷静而聚精会神地作壁上观，窗边的那两位先生已经并排走到一起，仆人则向后退了回去，他以为，既然这事已引起了大人先生们的注意，他就不宜再过问了。站在门口的司炉紧张地等待着需要他出面讲话的時刻的到来。出纳课长终于在他的沙发椅里做了一个大的向右转动作。

卡尔从他的暗口袋里掏出他的旅行护照，他丝毫不怕这些人看见